

主编 蒋寅 张伯伟

中國詩學

第七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诗学

第七辑

主 编	蒋 寅	张伯伟			
编 委	王小盾	王丽萍	王晓平	王筱芸	
	刘玉才	刘跃进	张文澍	张伯伟	
	张宏生	陆 扬	徐 俊	黄仕忠	
	蒋 寅	戴利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本书出版得到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专项经费的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蒋寅,张伯伟主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6
ISBN 7-02-003704-6

I. 中… II. ①蒋…②张… III. 诗歌-文学理论-
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357 号

责任校对:葛云波
责任印制:张文芳

中国诗学

Zhong Guo Shi Xue

蒋寅 张伯伟 主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16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02-003704-6/B·232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诗学文献学

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校录考证	徐俊 荣新江 1
几首帝王佚诗	王发国 曾明 14
朝鲜本《唐宋分门名贤诗话》校证	张伯伟 16
明朝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献整理	[韩国]朴现圭 55
民国诗学书目辑考	张寅彭 62
《蕙风词话》考	张 晖 75

诗 歌 理 论

七言律髓	冯 振 遗作 80
------------	-----------

诗 歌 史

中国传统诗歌中的颓废现象	[美国]吴伏生 99
——论萧纲的宫体诗	
论杜甫之“狂”	丁功谊 110
《主客图》与元白诗派的成立	陈才智 119
论晚唐咏史诗的艺术表现形式	[韩国]金昌庆 135
——以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为主	
再谈元曲乐谱的辑译与元杂剧的宫调	刘崇德 147
亲合与游离	沙先一 158
——论吴中词派与浙西及常州词派的关系	

诗 学 史

锻炼物情时得意,新诗还有百来篇	陈国球 168
——邵雍《击壤集》诗学思想探析	
《二妙集》研究	岳娟娟 182
论中国古代诗歌情景理论在晚宋元初的转变与发展	王德明 188
对《养一斋诗话》的一点认识	阙 真 196

比 较 诗 学

无常观——日中文学比较之一端	[日本]川合康三 202
----------------------	--------------

《诗经》评价在十九世纪的法译唐诗集中的体现·····	[日本]市川桃子 208
——欧洲对汉诗的理解(一)	
“妙悟说”比较探源·····	张思齐 222
——以考察典故“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为切入点的世界坐标中的比较研究	
情曲之协奏 艳歌之复唱·····	王晓平 235
——邓陈琨《征妇吟》与中国古典情诗	

书 评

评《唐代文学丛考》·····	戴伟华 242
----------------	---------

资 料

《谈艺录》(订补本)审读意见(附钱锺书先生批注)·····	周振甫 遗作 247
朝鲜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评语辑录(下)·····	左江辑 253
日本中国诗学研究文献(1996—1998)·····	鹿菲辑 270
编后记·····	281

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校录考证*

徐 俊 荣新江

本文介绍的德藏吐鲁番文书,是二十世纪初,由格伦威德尔(A. Grunwedel)和勒寇克(A. Von Le Coq)率领的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中国吐鲁番地区发掘搜集所得,现藏于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东方部(Orientabteilung)。德藏吐鲁番文书大部分来自对寺院遗址的发掘,属于寺院藏书,与占绝大多数的吐鲁番墓葬出土文书相比,内容更为丰富。但这些文书并不具有像敦煌遗书那样的窟藏方式,因为遗址的倒塌和废墟的埋藏,以及发掘时人为损坏等因素,使得它们往往残缺不全而且磨损严重,给整理工作带来很多不便。目前德藏吐鲁番文书尚未全部影刊,据荣新江 1996 年的调查^[1],其中文学类写本,唐前典籍有《诗经》六朝写本(Ch.2254)、《诗经》唐写本(Ch.121)、《文选》(Ch.3164、MIKⅢ520),俗文学作品有《禅门十二时》(Ch.1421v)、散花乐(Ch.3002)、曲子词(Ch.3010、Ch.3629)等,还有本文予以校录整理的 Ch.2400、Ch.3693、Ch.3865、Ch.3699 四个写本残片,其正面为汉班固《幽通赋》注,背面为残诗钞,这是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篇幅较大、所存文字较多的文学作品写本之一。

德藏吐鲁番写本 Ch.2400、Ch.3693、Ch.3865、Ch.3699,为四个大小不一的残片,写本正面文书行间有丝栏并上下界(下界残),正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经比定,确认正文为班固《幽通赋》^[2],注文与现存《文选》各家注本不同,尚待进一步的研究。根据《幽通赋》现存文字的顺序,可知四个残片的次序应为 Ch.3693 + Ch.3699 + Ch.2400 + Ch.3865,背面诗钞乃将原卷上下翻转过来钞写,文字与正面颠倒,但顺序与正面相同,即 Ch.3693v + Ch.3699v + Ch.2400v + Ch.3865v(参见所附图版)。

关于卷背所存残诗,1996 年 5 月荣新江在柏林调查吐鲁番出土文书时曾据原卷过录原文。随后,由徐俊据原卷复印件及过录本写出了残诗的整理初稿。另外,柴剑虹先生也曾于 1997 年 6 月访问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并调阅过录了这份诗卷。在柴先生着手整理此卷时,我们将原卷复印件及整理初稿提供给柴先生参考。柴先生以《德藏吐鲁番北朝写本魏晋杂诗残卷初识》为题^[3],对此卷作了校录和研究。文章以残片为单元,共整理出残诗十八

* 本文收稿日期:2001 年 1 月 2 日

首,并根据写卷书法推测写本的钞写年代约在公元五世纪的上半叶,又根据诗歌内容、声律定名为“魏晋杂诗残卷”。近来,我们对这份残诗卷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残片缀接、诗歌作者及时代、文字校录等方面略有新见,因撰此文就教于方家。

二

因为原卷残缺过甚,大小不等,很容易让人们忽略残片之间直接缀接的可能,柴文以及我们原先所作的整理初稿都以残片为单位,对四个残片之间的缀接关系未曾留意。现在经过仔细比定,我们找到了各残片之间能够直接缀接的依据。现将四个残片的基本情况及缀接关系略述如下:

Ch.3693v 存十一行,据正面《幽通赋》所存天眉栏界,知背面第三、四行行末已接近原卷底部,上半截残缺较多;又其中第七行为空行,根据本卷残诗的钞写规律,知此行上半截原有文字已经残缺。末行残存字右侧极少笔画,经比定正可与 Ch.3699v 首行“省瑰然”等字缀接。

Ch.3699v 存十行,首行与 Ch.3693 缀接,据正面《幽通赋》所存天眉栏界,知背面第七、九行行末已接近原卷底部。末行残存字右侧极少笔画,经比定正可与 Ch.2400v 首行“四方客□乱□豪丈”等字缀接。

Ch.2400v 存十七行,首行与 Ch.3699v 缀接,据正面《幽通赋》所存天眉栏界,知背面第一至九行行末已接近原卷底部。第十三至十七行与 Ch.3865v 第一至五行可以上下交错缀接,Ch.3865v 第一至五行为上半截,Ch.2400v 第十三至十七行为下半截。

Ch.3865v 存二十六行,第一至五行与 Ch.2400v 第十三至十七行缀接。第二十三行为空行,根据本卷残诗的钞写规律,此行上半截原有文字已经残缺。又据正面《幽通赋》所存天眉栏界,知背面各行末已接近原卷底部。此残片保存较为完整,仅上端略残数字。

根据相对完整的 Ch.2400v 和 Ch.3865v 残片的钞写情况,可知原卷所钞各诗均为五言古诗,并有着大致相同的钞写格式,每首均另行起,各占三、四行不等,每行约二十一、二字。经过缀接整理,Ch.3693v + Ch.3699v + Ch.2400v + Ch.3865v 四残片共存诗十四首。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几首因残缺过甚,残存文字在全诗中的断句及位置只是依据钞写格式所作的一种推测。之所以做出这样勉强的校录,一方面是我们希望向研究者提供大致可读的文本,另一方面还寄希望于更多残片的发现,便于下一步的比定和缀接。

以下是所存残诗的校录,因为原卷残缺模糊,整理后的文字尚多有滞碍之处,括号中为校改之字:

(一)

(上缺)英逐豪(下缺)^①

① 以下 Ch.3693v 残片。“豪”字下部残,尚可辨识。

(二)

增遐叹^①

□□□□□,□□□□□。幽厉何为昏,旌才良□□^②。□□□□□,□□□有馀。岂亿

(忆)关後叶,翻与□□□。□□□□□,萧公竞玉折。京□□□□^③,□□□□□。
□□□□□,儒夫悲□□^④。既□□□□^⑤,□□□□□。

① “增遐叹”三字原卷另行钞写,上下均空。疑为诗题残字。

② “旌”字中部现被用于修复的纸条遮盖,不能确辨。或录作“种”字。“才良”二字原卷右侧略残,或为二字左侧残存偏旁。

③ “京”字上部略残。

④ “悲”字原卷残存右上角。

⑤ “既”下缺字残存右上角“日”字形,或录作“见”,不确。

(三)

□□□□□,□□□□□。□知大宗□^①,胜□□□□。□□□□□,□□□□□。一官□
公勉^②。素□□□□,□□□□□。□□□□□,□曜比云端。白□□□□^③,□□□□□。
□□□□□省,瑰然□醉颜^④。□□□□□,□□□□□。□□下言智^⑤,所以□□□。

① “大”字或录作“天”,不确。末字原卷残存左侧“亻”旁,不能辨识。

② 缺字中部被用于修复的纸条遮盖,不能确辨。疑为“愚”字。或录作“炫”,不确。

③ “白”下缺字残存上部,不能辨识。案“曜比云端白”为 Ch.3693v 残片末行,“省瑰然□醉颜”为 Ch.3699v 残片首行。位于缀合处的“省瑰然”三字,残存笔画可以对接。

④ 缺字残存“彳”旁,“醉”字原卷残存“酉”旁,或录作“醜”。“颜”字残存上部,尚可辨识,或录作“亲”,误。

⑤ “□□”因原卷开裂及修复纸条遮盖,不能准确辨识。或录作“踪复”,“踪”字不确,原卷此字似为“讠”旁。

(四)

晋史毛伯成□(下缺)^①

□□□□□,□□□群英。齐桓杖管□,□□□□□。□□□□□,□□驷风振。虎
□□□□^②,□□□□□。□□谢络(洛?)童^③,弱冠愧□□^④。□□□□□,□□□寻倾
(顷)^⑤。方刚□厉志^⑥,□□□□□。□□□□□,金石有馀声^⑦。

① 原卷另行钞写,上空。末字残存右上角极小笔画。疑为此诗诗题,说详后。

② “虎”下缺字原卷模糊不清,或录作“熊”。第三字残存上部,不能辨识。

③ 此句或录作“谢,络童弱冠愧”,似未当。

④ “愧”字右下侧略残,又似“使”、“便”等字,姑录俟校。

⑤ “寻”前缺字原卷模糊不清,形似“成”字。

⑥ 缺字左侧略残,形似“元”、“化”,不能确辨。又此句或录作“寻倾方刚正,厉志”。

⑦ “金”字原卷残存下部,尚可辨识。

(五)

□□□□□,□□□□□。进不守衡门,退不耽□□^①。□□□□□,□□四方客^②。□乱
□豪丈^③,□□□□□。□□先哲言^④,不求故无获。谁□□□□,□□□似白^⑤。

① “进不守衡门,退不耽”为 Ch.3699v 残片末行,“四方客。□乱□豪丈”为 Ch.2400v 残片首行。位于缀合处的“四”、“乱”、“豪”等字,残存笔画尚可对接。

② “客”原卷右侧略残，字形与 Ch.3865v“奋剑亢客思”、“落々客々踪”二句中“客”字同，据校。或录作“突”，误。

③ “豪”前缺字残存下部笔画，但不能辨识。

④ “先”字残存下部笔画，据意补。

⑤ “似”字上部笔画略残。

(六)

□□□□□，□□□事弘^①。垂髮建豪志，□□□□□。□□□□□，取比九万鹏^②。既亮
趋□□^③，□□□□□。□□□岭构，败亦土岳崩^④。裕□□□□，□□□□登。

① “事”字上部略残，字形与 Ch.3865v“吉凶驺人事”句“事”字同，据校。或录作“争”，似不确。

② “取”字上部略残，“比”字隶意较重，或录作“取此”，误。

③ “亮”字原卷写作“亮”，或认作“亢”，校作“泛”，误。案 Ch.3865v“奋剑亢客思”、“桀起亢□□”二句中之“亢”字，原卷写作“亢”，与此字显异。“趋”字或录作“超”。

④ 以上二句或录作“□□□□岭，构败亦土岳崩”，则“亦”字为衍字。“土”原卷写作“土”，与“土”字形远，疑为“丘”隶化字。

(七)

□□□□□，□□□□因。风云时未积^①，豪士守穷□^②。□□□□□，□□临洪津。仰寻
振百□^③，□□□□□。□□□遐思，英炁排三辰。□□□□□^④，□□□□□。

① “云”字原卷补写在“风”、“时”二字右侧行间。

② “穷”字原卷下部略残，尚可辨识。

③ 缺字原卷残存上部，不能辨识。

④ 首字原卷残存上部，不能辨识。

(八)

□□□□□，□□□□□。剑瀟(啸)汉王鬱，□□□□□^①。□□□□□，□□□□□。□
刃谢布衣^②，子□□□□。□□□□□，□□耻求人^③。张仪游北燕，蔡□□□□。
□□□□模，烦矩何足询^④。

① 此句首字残存上部笔画，不能辨识。

② 首字原卷残存下部笔画，不能辨识。

③ “□耻”、“模烦矩”为 Ch.3865v 第一、二行，“求人张仪游北燕蔡”、“何足询”为 Ch.2400v 第十三、十四行，二者可上下缀接。“求”、“何”二字位于缀接处。

④ “烦矩”原卷不甚清晰，或录作“烦矩”。“何足”或录作“仰之”，误。“询”字原卷形似“讚”，或录作“谏”，不确。

(九)

□□□□□，□无撻(尘)俗韵^①。韵往故不周^②，俯仰□□□^③。□□□□□^④。悲哉卅(三
十)年^⑤，白髮已生鬓。燕来意□□^⑥，□□□□信^⑦。咄哉忻胜公^⑧，手辟襄矣□^⑨。
□□□□□，□□□□□。□稟腾翟(跃)姿^⑩，云崖未为峻。

① 首字原卷残存下部笔画，不能辨识。“撻”字原卷右侧不甚清晰，或录作“控”字。“□无撻俗韵”、

“悲哉卅年”、“□信咄哉忻胜公”为 Ch.3865v 残片起首第三、四、五行,“韵往故不周俯仰□□”、“白髮已生髮燕来意”、“手辟襄矣□”为 Ch.2400v 残片末三行,二者可上下缀接。“韵”、“白”二字残存笔画位于缀接处,若合符节。

② “韵”字原卷在上一“韵”字之下,作重文符号。

③ “俯仰”下两缺字原卷残存左侧,后者为“亅”旁,不能辨识。或录作“情”。

④ 末字残存左侧笔画,不能辨识。或录作“衣”,不确。以上所缺八字依据钞写格式拟补,但依照句式此处似缺一句。

⑤ “哉”字为典型隶体,形变较大,或录作“夫”,误。

⑥ “意”原卷残存上部笔画,仍可辨识。以上二句或录作“髮已生,髮焦来意□”,误。

⑦ “信”前缺字残存左侧偏旁“卓”,疑为“韩”字。或录作“报”,不确。

⑧ “哉”字或录作“未”,误。

⑨ 此句位于 Ch.2400v 残片末行,字左侧略残,姑录俟校。末字残存右侧笔画,不能辨识。

⑩ 此句或录作“粟腾翟未湊”,不确。原卷“翟”下有“未”字,但右侧有三点“ミ”符号,为已删去之衍字。

(十)

□□□□境,睨(?)优成陆沈^①。三迳春鸟鸣,再闻秋□□。□□□亲贤^②,用慰羈旅心。玄古既已邈,道□□□□。□悦情初好^③,必使成兰金。愧无整生才^④,□□□□□。人间可知来,且共瀟(啸)山林。

① “睨(?)优”二字或校作“胸忧”。

② “亲”前缺字残存下部,形似“必”字。

③ “悦”字或录作“阁”,不确。

④ “整”或录作“整”,不确。

(十一)

□□□□兆,吉凶骠人事^①。世隆可无知,世丧必□□。□□□□□,□□□五道。愿桃山岳起,奋剑亢客思^②。俎□□□□,□□水难备^③。借问儒默(墨)徒,轩辕安得治?大□□□□,□附委曲意。

① 原卷“骠”字前写“駁”字,右侧有三点删去符号,为衍字。

② “亢”字或录作“泛”,误。

③ “水”前缺字原卷模糊不辨。

(十二)

□□□□□,否太(泰)无定踪。慨矣生周末,戢我洙泗公。□□□□□,□□涧下龙^①。福椽(掾)苟难求,有故安得从?长□□□□,□□□山峰^②。凤鸟时不至,翻飞谁与同。苦哉□□□,□□□业(叶)丛^③。

① “涧”字原卷写作“澗”。

② “山”前缺字原卷残存下部“辶”。或录作“之”字,不确。

③ “丛”字原卷写作“藂”,异体字。

(十三)

□□□□□，黔首将移树。□哉丰沛公^①，桀起亢□□^②。□□□□□，□腾群归附。矫锋六合倾，投戈二仪固。□□□□□，醉衿欢犁讌（黎庶）^③。桓桓英风迈，落落客客踪^④。□□□□□，陵谷岂常处。如何布衣洩（叟），嘯叱登□□^⑤。

① 缺字原卷模糊不清，形似“隐”、“簿”。

② “亢”字原卷写作“亢”，或校作“泛”，误。“亢”下缺字原卷写作“势”，不能辨识。或录作“务”，误。

③ “醉”字原卷上部略残，尚可辨识。

④ “落落客客”原卷写作“落々客々”。此句疑有讹误。

⑤ “嘯叱”原卷写作“呬吒”。

(十四)

□□□□□，年立犹未珍^①。岂无凌奋怀，初九鬲□□。□□□池下，顿足驾骀群。谁谓知难戢，□□□□□。□□愧葛巾，□可□□□^②。（下缺）

① “珍”字原卷写作“弥”。

② 首字原卷模糊不清，或疑为“咎”字，未确。

三

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除了第四次未到吐鲁番外，前三次对吐鲁番盆地的主要古遗址都做了调查和发掘，在高昌故城、胜金口、木头沟、柏孜克里克、吐峪沟等地，获得大量写本、刻本、绢纸绘画和雕像等，目前对于 Ch.3693 + Ch.3699 + Ch.2400 + Ch.3865 写本确切的出土地点我们尚不清楚，缺少准确的考古学年代依据，也无法借助同时出土的其它文书作综合考察。因此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对写本外观和文字内容的研究，来探讨其大致时代。

原卷正面所钞《幽通赋》注，正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行间丝栏并四界，书法于行书中带有明显的隶意。一般来说，背面文书的钞写时间应大大晚于正面文书的钞写时间，相对正面较正规的文书而言，背面文书也常常表现出更多的随意性特征。本卷背面诗钞从钞写的行款格式看，却并非一般随手涂鸦，应该是有所依凭的专门的诗歌钞本。书体书风则与正面《幽通赋》注大异，隶体之中间出楷笔。启功先生从笔意上断定为北朝写本，柴剑虹先生又比较了部分年代确定的北朝写本敦煌吐鲁番文书，将背面残诗的写本时代确定在五世纪上半叶。但严格地说，书体书风的差异只是判断其时代的依据之一，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仍然寄希望于寻求更为精确的内容上的依据。

咏史和咏怀是本卷残诗的主要内容，其中涉及人物和事件的诗句如第二首“幽厉何为昏”，第四首“齐桓杖菅□”，第八首“剑灞（啸）汉王鬱”、“张仪游北燕”，第十二首“慨矣生周末，戢我洙泗公”，第十三首“□哉丰沛公”，大都是先秦、秦汉间的著名历史人物。与残诗的时代和作者有直接关系的是第四首前单列一行的“晋史毛伯成”五字。

考“毛伯成”见于梁鍾嵘《诗品》下品，与吴迈远、许瑶并列，原文如下：

齐参军毛伯成、齐朝请吴迈远、齐朝请许瑶之诗：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怅；吴善於风人答赠；许长於短句咏物。汤休谓远云：“吾诗可为汝诗父。”以访谢光禄，云：“不然

尔,汤可为庶兄。”^[4]

这段文字中有关毛伯成的评品仅“文不全佳,亦多惆怅”八字,此处“文”即指诗而言,《诗品》中用例甚多^[5]，“惆怅”指毛伯成诗多失意感伤之辞,与本卷所存诸诗大致相合。对“齐参军毛伯成”题名中的时代错误,今人所著《诗品》研究著作多已引《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予以纠正。《世说新语·言语篇》云: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刘孝标注云:

《征西寮属名》曰:“毛玄字伯成,颍川人。仕至征西行军参军。”^[6]

有关毛伯成的这一则轶事,更早的出处为裴启《语林》。《文选》卷六十颜延年《祭屈原文》“兰薰而摧,玉缙则折”句李善注云:

《语林》曰:“毛伯成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芬艾荣。”^[7]

据《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续晋阳秋》云:

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8]

则毛伯成的最晚时代当在东晋哀帝隆和年间(362—363)。

毛伯成今无作品传世,但其诗集著录却两见于《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集部于“别集”类著录云:

晋毛伯成集一卷^[9]。

复于“总集”类著录云:

毛伯成诗一卷。伯成,东晋征西参军^[10]。

此处“东晋征西参军”和前引刘孝标注《征西寮属名》之“征西”,应是“征西将军”的省称。东晋曾任征西将军者,前有陶侃、庾亮,后有桓温,这里以桓温可能性最大。桓温在永和三年(347)灭成汉后进位征西大将军。毛伯成既为其僚属,则为同时人。鍾嶸《诗品》作“齐参军”,时代当误。至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是否为同一部书,又何以分置于别集、总集两类,已无从得知。

以上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关于毛伯成的全部文献记载^[11],下面我们就这些史料来看残诗卷中“晋史毛伯成”所表示的意义。

“晋史毛伯成”在残诗卷中是诗句,抑或作者题署,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了看得更加清楚,下面将 Ch.3699v 残片第一至八行残文依照原卷格式迳录如下:

- 1 (上残)省,瑰然□醉颜(下残)
- 2 (上残)□□下言智,所以(下残)
- 3 晋史毛伯成□(下残)
- 4 (上残)群英。齐桓杖萱(下残)
- 5 (上残)骊风振。虎□□(下残)

- 6 (上残)谢络童,弱冠愧(下残)
7 (上残)□寻倾。方刚□厉志(下残)
8 (上残)金石有馀声。

先看作为诗句的可能性。“晋史毛伯成”所在的位置是 Ch.3699v 残片第三行,此前的两行与 Ch.3693v 缀接,为全卷所存残诗的第三首。“晋史毛伯成”五字之上原卷空白,可以确定不是其前第三首诗应有的内容。“晋史毛伯成”之后的第四至八行,为全卷所存残诗的第四首,第八行“金石有馀声”下空白,为诗之末句。表面上看,“晋史毛伯成”句有可能是此诗的首句,但仔细推究却有三点疑处:一、根据整理,第四首诗现存八韵,已相对完整;二、最为重要的是,“晋史毛伯成”在残卷中单列一行,其上空白。相同格式另见于 Ch.3693v 第二行“增遐叹”三字,与卷中各诗首句另行顶格钞写大异。三、若“晋史毛伯成”为诗句,则“毛伯成”为所咏对象或所用典故,但“毛伯成”时代之晚与同卷诸诗涉及的周幽王、周厉王、齐桓公、“洙泗翁”孔子、“丰沛公”汉高祖刘邦、张仪等相比,明显不类。今存晋以后诗中,也未见以毛伯成为吟咏对象或用作典故的作品。因此,“晋史毛伯成”为诗中残句的可能性甚小。

再看“晋史毛伯成”作为作者题署的可能性。“晋史毛伯成”处于前后两首相对完整的诗歌之间,单列一行,采用了与诗歌正文不同的上空钞写格式。就此而言,“晋史毛伯成”具备作为诗歌作者题署存在的外在条件。“史”意即“史官”、“书吏”,或即就其所任征西行军参军而言。原卷在“晋史毛伯成”下还有一个残字,残存字的右上角,已不能辨识。由于文字的残缺,加之毛伯成事迹久佚,我们已难以推究“晋史毛伯成”作为诗题的确切意义,只能勉强推测“晋史毛伯成”为其后诗歌的题署残文^[12],而且还难以确定其后诸诗是否都是毛伯成的作品。

综上所述,对卷背残诗钞的时代及其作者,我们有如下的三点认识:一、“毛伯成”是本卷残诗中确切的最晚的时代标志,即诗歌创作时代的上限为东晋永和年间,其写本传抄时代应更在其后。二、将“晋史毛伯成”视为诗中残句,即将“毛伯成”作为咏史对象或所用典故,则其创作时代应大大后延。但“晋史毛伯成”作为诗句的可能性甚微。三、“晋史毛伯成”为与诗歌作者相关的叙述性文字,包含有作者题署意义,但仍缺少确凿的文献依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原卷正面《幽通赋》注的深入考证,仍然是确定背面残诗传抄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依据。目前对《幽通赋》注的性质大致有三种推测,一是《文选》古注本,二是《幽通赋》古注单行本,三是《汉书》古注本^[13]。无论属于其中的哪一种,都有它自身产生和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隋唐间《汉书》、《文选》或《幽通赋》古注单行本的流传情况,和《文选》学、《汉书》学产生和盛行的情况。《幽通赋》注传抄时代的上推或下延,将使我们在更准确或者更大的范围内探究背面残诗的创作时代和传抄时代。

已知的文献和已有的研究表明,流传至今的唐以前诗歌写本非常罕见。在保存了大量诗歌写本的敦煌遗书中,专门钞录唐前人诗歌的写本也只有俄藏梁吴均诗等一二种^[14]。因此,德藏吐鲁番本 Ch.3693v + Ch.3699v + Ch.2400v + Ch.3865v “晋史毛伯成”残诗钞,不单是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重要文学写本,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文献中难得的实物珍品。

1997年7月初稿,2000年12月重写定。

注 释

[1] 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三《柏林藏吐鲁番汉文残卷(佛经以外部分)

草目》，《华学》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2〕 荣新江《柏林通讯》，《学术集林》第十卷，396页，上海远东出版中心，1997年。图版参见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

〔3〕 《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又收入柴剑虹著《敦煌吐鲁番学论稿》，345～35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曹旭《诗品集注》，4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5〕 参见钱锺书《管锥编》二一九《全梁文卷五五》，第四册，1449页。中华书局，1986年。

〔6〕 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84页。中华书局，1984年。

〔7〕 中华书局影印本，1977年。

〔8〕 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卷下，452页。

〔9〕 《隋书·经籍志》，107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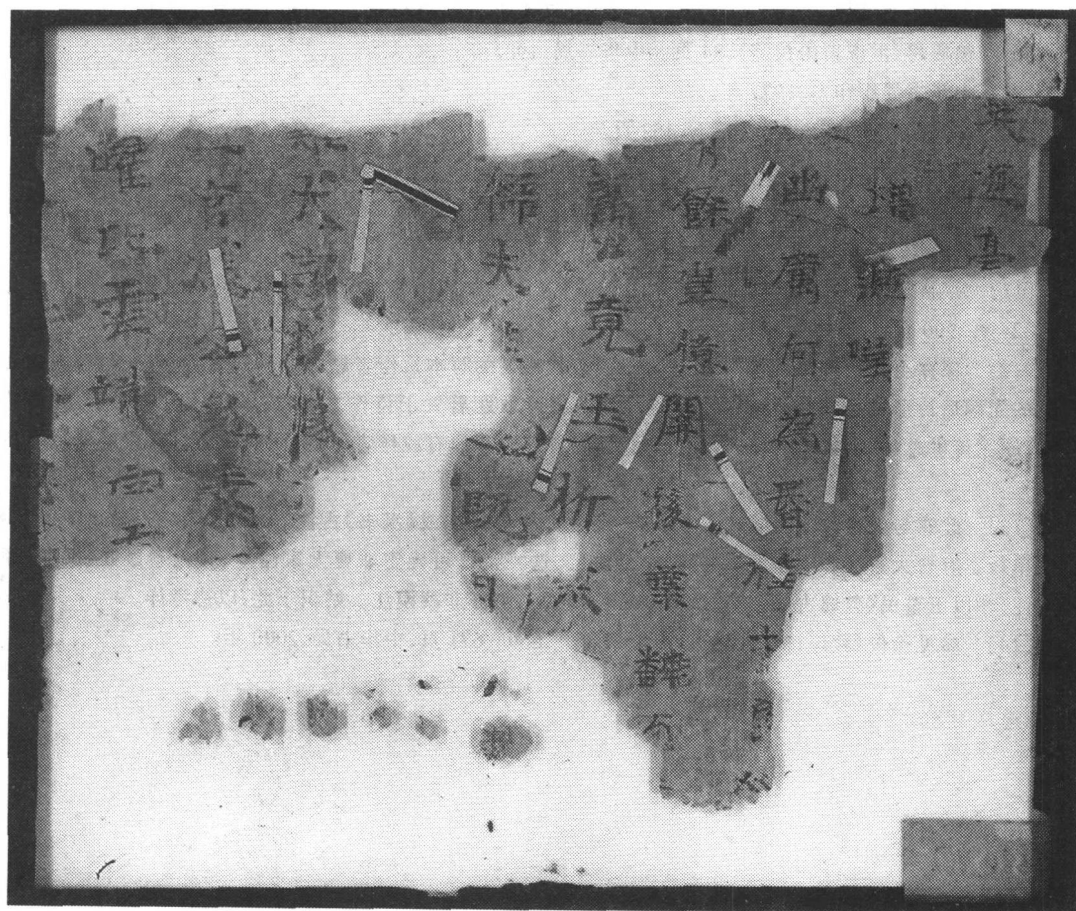
〔10〕 “征西参军”，《隋书·经籍志》原作“征西将军”，中华书局点校本据《世说新语》注校改。《隋书·经籍志》，1085页，又校记〔四六〕。

〔11〕 兴膳宏、川合康三著《隋书经籍志详考》关于毛伯成的考证，所引仅限于《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824页，900页，汲古书院，1995年。

〔12〕 保存至今的古代诗歌写本（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写本），作者题署的方式多种多样，与今人通常所见的先题后诗形式不同，或作者与诗题连署，或将诗歌题署置于诗作之后，或以简短叙述文字（类似诗序）代题。传世总集、别集中的许多诗歌题目，实际并非作品原有或作者原题，而往往出自后来的整理者所拟。

〔13〕 此卷与现存《文选》诸家注本不同，疑为古注单行本或《汉书》古注。见于文献著录的《幽通赋》古注单行本有曹大家注和项岱注二种，据李善注《文选》所引，可确定非曹大家注本；又此卷显非《汉书》颜师古注，参以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所考（76至78页），似亦非蔡谟注。姑识于此，以待考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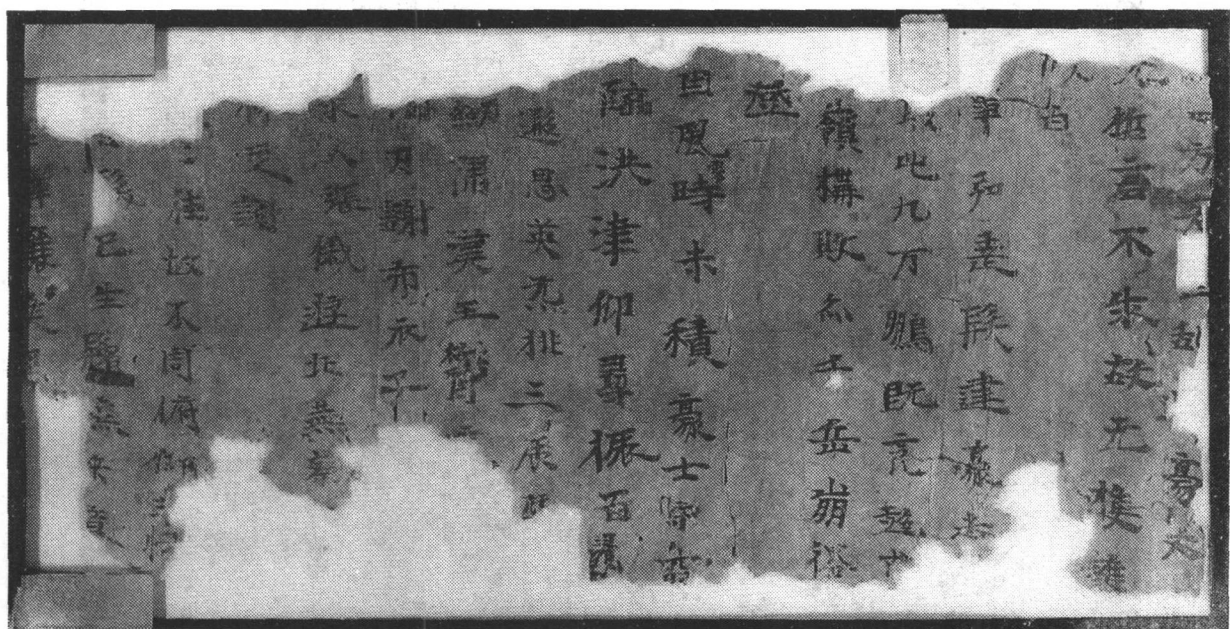
〔14〕 参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上编卷下，669～671页，中华书局，2000年。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写本 ch.3693v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写本 ch.3699v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 ch.2400v